枫彩大泉

□南京 吴晓平

最初听友人夸漫城景色时,我还以为他是说高淳的慢城。后来听到大泉湖,我才明白说的是六合竹镇的枫彩漫城。

驱车180里,来到大泉湖边。十里红枫大道上红叶似火,银杏树叶在秋风里翩翩烁金,蓝杉翠绿,白桦如银,五颜六色的彩林从水边一直漫上山坡,无际无涯,如诗如画,直看得人目眩神迷!我们沿着长长的临湖栈道前行,碧水蓝天,彩林倒映,犹如在仙境里漫步。公园工作人员一边向我们介绍身边的一株株从北美购来的名贵树木,一边介绍大泉湖的历史。同行的记者小王笑道,你介绍树还可以,大泉村的历史还是让吴老师说吧,他18年前就来采访过,比你清楚。

思绪闪回到18年前,那时的大泉湖边荒山秃岭,没有成片的树,更没什么彩林。蜿蜒崎岖的山道上,白幡片片,泪雨纷飞,一千多大泉村的村民,自发前来给他们爱戴的好书记——大泉村党支部书记李元龙送行。其实按照李元龙生前遗嘱,丧事从简,连追悼会都没开。但当地的村民知道后,说李书记一生为村里做了那么多好事,老少村民都得过他的济,不能让好人就这么默默无闻走了。十里山路上,村民按传统风俗,沿途设下十几处路祭,送葬队伍更是前不见头,后不见尾。此事惊动了我们新闻单位,领导决定重点宣传,叫我临时组织10个记者,住到村民家里采访。白天,会骑车的男记者自己踩车子出去采访,不会骑车的女记者坐在村民脚踏车后,一天山路跑下来,屁股都颠散了。晚上煤油灯下(当时山区经常停电)还要开会讨论内容,分工赶稿。

说起来李元龙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,好像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:张家奶奶瘫痪,他义务照顾十多年啦;李家大爷生病没钱,他垫交医药费啦,还有更多的就是借钱给那些遇到困难的农民,常常是有借无还。故事虽不惊人,但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在我们笔下立起来时,我们还是感动得泪洒稿纸。

“当时大泉村穷得叮当响,”我说,“集体账上一文没有,还欠债20多万!李元龙又是个孝子,从小为了让弟妹读书,12岁就去生产队放牛。他在矿上敲石子卖钱买的一支英雄钢笔,用了30多年;一辆除了铃铛不响浑身响的破自行车,骑了20多年。可就这样一个极穷极俭的村支书,当乡亲们遇到困难向他伸手时,总是毫不犹豫地借钱。他的妻子李平每到他发工资时,都扒着门框担心,怕他钱拿不回家。这个村民买树苗借两百,那个娃儿上学要借两百……千元不到的工资,半路上就被借得差不多了,常常弄得自家揭不开锅。我曾经问李平,具体借给村民多少钱?她哭着说,元龙借钱从来不告诉她,就怕她找人要。但李元龙病重住院时,仅村民到医院还回来的钱,就有一万多!”

开观光车的小伙也是当地人,他说,吴老师讲这些事,我当时也在现场。当时我还小,才十几岁,就看见村里男女老少都戴着白花送李书记上路,我还奇怪,是什么人这么隆重?你今天一讲,我就明白了。

八千亩枫彩漫城很大,才玩一半,已经到了午饭时间。我们出园去当地村民办的农家乐吃饭,点了大泉湖里的鱼虾,还有屋檐下晾晒的香肠咸肉。老板娘认出我,要跟我照相。站在暖和的冬阳下,想起当年采访李元龙,他生前最大的愿望,就是希望他的家乡富裕起来。老板娘说,是啊,李书记当年对我们说,要想富,多种树;他还说过,要想富,先修路。“现在修路种树全实现了,可惜他四十多岁就走了,可惜了好人啊!”她撩起衣襟,擦着眼角说。

站在水库大坝上,公园工作人员问我们下午还想看什么?我望着一碧万顷的大泉说,园景就不看了,我们下午去李元龙纪念馆看看吧——真的有点想他了!

午餐吃什么

□上海 刘新宁

人似乎总得为吃发愁,手头拮据时愁吃什么,经济宽裕了还是要愁。

早餐无暇讲究,一般都很简单。晚餐时间足,既可做些想吃的饭菜,犒劳一天的辛苦,也可在餐馆里享受一番。只这午餐有些尴尬,吃简单了对不起一上午的忙碌,何况下午还要振作精神处理工作,复杂了时间又紧。所以既要吃好点,又要速度快,既要对口味,又要营养足,选择起来颇费脑筋。在做过多种尝试后,我把午餐锁在了品牌快餐上,并以黄山菜饭、兰州拉面、沙县小吃等一类为主。

黄山菜饭的全称应叫“黄山咸肉菜饭骨头汤”,特色是:米饭用青菜末和咸肉丁炒成,配以浓淡适中的骨头汤,汤中有的加黄豆,有的加青菜叶,各店不一样。就是炒米饭也不同,好一些的炒米饭里有玉米粒和青豆粒,但多数店没有。副食菜有二、三十种,多数以荤为主,如红烧蹄膀、酱鸭腿、烧小排、烧大肉、烧鲫鱼、白切鸡、秘制酱鸭等。另外还有泡椒和爽口的萝卜条做小菜,很好。

沙县小吃和黄山菜饭有点类似,但也有明显区别,沙县小吃有米饭配菜,还有蒸饺、汤粉等面食,汤则多为猪内脏烧制,味好又清淡。佐餐的菜以卤鸡鸭内脏头脚等为主,还有细细的红辣椒酱和卤蛋、豆干做辅菜。

面条是一种制作简单、食用方便、营养丰富的食品,据说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。“兰州拉面”是其中一种,特色是:一清(汤清不浊)、二白(面条白净)、三绿(青菜)、四红(西红柿、红辣椒)。根据粗细可分为一细、二细、毛细;形状有大宽、韭叶、圆柱等,供人任意选择。

我喜欢看师傅拉面的样子,一块面经过反复搓揉、摔打、抻拉,很快变成了粗细一致的面条,真是太神奇了。拉好的面细长均匀,如同一挂白色的毛线或麻绳,被潇洒地甩到滚水的锅里。几个沉浮捞上来,盛到碗里,配上酱色的牛肉、鲜红的辣椒、碧绿的香菜、红黑的麻油,所有这些又都泡在浓浓的汤里,尚未入口便有三分陶醉。

我国各地的不少小吃都有自己的特色品牌,如:武汉的豆皮、北京的驴打滚、山西的饸饹、陕西的肉夹馍等,让人在吃饱肚子的同时享受情趣。

一款小吃,也有洋洋大观之处。

泰山人家

□河南汝阳 徐善景

泰山不是东岳泰山,而是家乡南山的一小村子,也是以前伏牛山第三军分区皮定钧司令员的指挥部所在地。

那日,我从皮定钧指挥部遗址走出来后,被眼前一条自东向西流的小河吸引住了。河水不大,清澈见底。立于那座用石头简单搭起,或许根本称不起是桥的小桥上,我眼不够使四下观望时,北边传来了犬吠。循声望去,山根处,有人家。

沿着一条沙土小路往前行走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红。第一种红,只能算是橘红;另一种红,却是大红。橘红的是柿子,并肩两棵柿子树上,一个个小灯笼似的簇拥着,倒垂着。可能是没有红透的原因,还没受到鸟儿的光顾;又可能是太小的原因,也没人采摘。大红的是茱萸,只有一棵,站在已经种上了小麦的田埂边。茱萸的叶子还没落尽,却也所剩无几,黛绿中透着灰褐,泛着红色,别有一番韵味。茱萸的果子很稠,一嘟噜一串,玛瑙似的,挤挤挨挨,燃出了一树的焰火。

茱萸有止痛理气除湿的功效,身体近来常常不适,摘一些回去泡茶喝,定然是再好不过了。但茱萸长庄户边的田埂地头,定然是有主的,贸然采摘,肯定不妥。犹豫张望间,一位老汉迎面走来,并热情地打起了招呼。得知我的想法后,热情不减:“摘吧,咱自家的,不摘落在地上也是落。”很快,我便摘了一小袋。泡茶喝,足够了。此时,老汉正在不远处的地里忙活。我绕了两道埂,向他走过去,想道个别,也表示一下谢意。走近了才看清,那是一块菜地。有白菜,有萝卜,还有大葱,虽说时令已入冬,但那些菜,却精神十足,满是生机,特别是两行大葱,昂首挺立,绿意盎然。老人在出红萝卜。红萝卜长在地底下,需要用镢头刨。老人的脚边,已堆了不少,一个个半尺来长,小玉米棒那么粗,红彤彤,煞是好看。

“不谢。山里人,不缺这东西,多摘点。啥,要走呀,拾点儿红萝卜,没打过农药,好吃!”老人不由分说,放下镢头就给我拾红萝卜。

几户房舍,在不远处的竹林轻风中隐隐呈现。犬吠声再次传来,惊起了栖息在竹林里的麻雀,一大群,叽叽喳喳,向空中飞舞而去。这里生态真好,山岭、树林、房舍,和天空融为一体。

我突然就羡慕起来。

一身都是山雾

□泰州 王太生

一个不喜欢在公共场合随便谈话的人,往往轻松于“野谈”。

野谈,就是很惬意地在悠闲境地散淡而谈。三百多年前,张岱的那条夜航船,一船人昏昏欲睡,士子在暮色中闲谈,旁边有个和尚蜷缩一角,听了半天,觉得其中说话似有破绽,并无大奥,便说,“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”

张岱的《夜航船》是一种野谈;清代曾衍东《小豆棚》也是一种野谈,内容范围涉及忠臣烈妇、文人侠士、仙狐鬼魅、奇珍异闻、善恶报应等;明朝洪应明收集编著的《菜根谭》还是野谈,一部处世奇书,其中的句子朴素无华,句句良言……中国古代小品,或许大多是野谈。

有一年,在江上渡轮,两个人站在甲板上野谈。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,这10斤金爪红毛的大闸蟹给舅舅送去,保准他们一家人开心,上海人最喜欢江北呱呱鸣叫的鸡鹅鸭。

有一年在镇江,就是那个京口瓜洲一水间、钟山只隔数重山的茶色青青的丘陵地带。在车上,没有预期地,和一个陌生男子野谈,一路相谈甚欢。说着说着,那人到站了,下车后,便挥挥手,人影消失在隐隐的山中。

有一年在黄山玉屏楼,夜晚住山上,晚上四周黑漆漆的,没有地方可去,只能望着对面朦胧的山,坐在亭中和众人野谈,直至谈出倦意。

乡村的小酒馆里,桌子旁边都是些乡下朋友,大家一边喝酒一边闲聊,野谈的过程轻松而愉快。这时候,有一只大花猫,“跳溜”一下从窗台钻进来,坐在空着的椅上,朝着一群谈笑风生的人张望。

野谈最妙在野地。瓜棚豆架下,西瓜田边,河畔渔棚,山崖峭壁。当年蒲松龄找人野谈,就在他家的瓜棚之下,那地方叫“聊斋”,说些鬼怪狐仙之事。

古人的画中有野谈。一张画中,两个人坐在硕大如盖的荷叶间野谈,叶大人小,两个人快要被荷叶淹没了。都说些什么?时间太久,空间太远,都听不清了。《清明上河图》里,市井小民,衣袂飘飘,站在街衢,吹风野谈。文徵明《品茶图》中,山里茅屋三两间,清溪蜿蜒流淌,屋外松树几株,主客对坐在草舍喝茶聊天,清雅自在,山风徐徐,当属野谈。

我曾隔着芦苇,听人在河心野谈。一大片原生态的芦苇地,我在浅水埠头洗手,听到苇荡深处有人在船上与另一条船上的人说话,两人隔着水面,隔着船,隔着芦苇,说的话都是家常话。

少年时,我在苏北农村一望无际的田垄间摘棉花,棉桃正炸蕾,棉地里有几位年轻姑娘,她们一边干活,一边说些城里的事,流露出对别处生活的欣喜向往,那大概算是一种田地的野地闲谈吧?旷野之上,声音被风吹跑,眼中有落日余晖下的地平线和支着耳杂听人说话的棉桃。

野谈不一定要事先选择地点,也不一定是有要紧的事,只是觉得天气很好,有些意趣,找个机会,好好聊聊,哪怕是一处不挡风的角落,比如路上、树下、亭中、屋檐、墙根。两个人站在小街围墙下说话,头顶上有几颗浅蓝色的绣球花探出头,随着风,滚来滚去。

坐过夜航船的人,有这样的体验:两个坐在舱里闲谈,越谈天越亮了。黎明登山的人,有这样的视野:两个人站在山顶说话,山色、山体和草木,渐渐明亮起来。此时吹风野谈,一身都是山雾。

野谈最好有茶,绿茶、花茶或者其他一些什么茶,白瓷杯中微漾。茶好,话也就越说越有兴致。

花儿的快递

□湖北襄阳 郑贵华

接到快递员的电话后,我立刻去取。

待我走到跟前,发现快递员瞅着我乐,“你手机尾号是这几个数吗?看看这个快递是不是你的?”我凑过去一看,马丁靴?没买过呀。再一看收件人姓名,赫然写着“花儿”,我也笑笑,对她说:“没错,是我的快递。”

“那咋写这个名儿,不敢确定是你的。”她又笑。我双手捧起大大的盒子,开心地告诉她:“这是我家娃儿买的,没想到她写这个名儿。”我拿着快递往回走,心里为“花儿”两个字开心不已。

记不清从啥时候起,女儿不再称呼我为“妈妈”,也没像别的孩子那样叫过我“老妈”。记忆中,她在开心的时候,叫我“华华”,要生活费的时候称我为“皇额娘”,不小心挂了她的电话,她又叫我“大脸猫”。近两年微信聊天的时候,她又总呼叫“花花、花儿”。

她对我的称呼总是充满调侃和戏谑,这大约与我胡乱叫她有关系。以前在家时,我瞧她衣着整齐时,叫她“小美女”,看她赖床时喊她“臭丫头”,念大学期间,发微信时的抬头总写着“宝贝”或“娃儿”。出生时绞尽脑汁取的名字,只出现在户口本上和正式的场合,仿佛那三个字是专门给别人叫的。

先生偶尔听到我们之间的称呼,也曾嗔怪过我们不成体统,可是我们并不因此改变,私下还是乱喊一气。不过像今天这样,在快递盒的收件人一栏堂而皇之地署上“花儿”的名字,还是第一次。

接下来,我又陆续收到女儿给我买的口红、护手霜、香水、背包等,收件人都署着“花儿”的名字。快递员每次给我拿女儿从远方寄来的物品时,不止一次地表示羡慕,她说:“一看就知道你家孩子孝顺,还知道你们俩关系好!”

听了快递员的话,我突然间觉得胸腔里溢满了幸福。回家后,我将所有快递盒上写着“花儿”名字的贴纸,小心地揭下,妥善收藏起来,把这些点点滴滴的幸福珍藏在心中。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 652 号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